

● 国庆节 ●

红色照耀我前行

魏欣然



奶奶卧室的抽屉，保存着一本相册。翻开封面，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——奶奶满头青丝还未褪成灰白，身形单薄，背却挺得笔直。七岁的我在她怀中笑得灿烂，身后的五星红旗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璀璨的光辉。这张照片，把红旗飘扬的瞬间定格成永恒。

二十年前，临近国庆节的秋夜，父亲开车载着奶奶、母亲和我，向北京驶去。窗外夜风徐徐，困意逐渐袭来，不一会儿，我便偎在母亲怀中沉沉睡去。朦胧中，我仿佛已听到国歌的旋律，直到母亲轻声唤醒我，才发现晨曦已染红天际。

我曾多次随父母来到北京，那天却是第一次来到天安门。那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，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。奶奶牵着我的手，徜徉在喜庆的人海中。广场上微风拂面，暖黄的光芒洒向巍峨矗立的城楼，为这座古老的建筑披上一层金色。

我圆睁着双眼，被它的雄伟庄严锁定了目光，内心的震撼溢于言表。

清晨六点，升旗仪式准时开始了，原本喧闹的广场瞬间归于宁静。父亲把我举过头顶，我骑在父亲肩膀上，奶奶与母亲立于父亲左右，屏息凝神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

此时，国旗护卫队员身着军绿色礼兵服，戴着白色手套，肩扛五星红旗，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，跨过金水桥，穿过长安街，行至天安门广场升旗台前。那步伐铿锵有力，每一步都踏在游客心间。

国旗护卫队员身形挺拔如松，周身散发着手人特有的威严，那份坚定与自信，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抵达升旗台，护卫队迅速分列两侧，擎旗手将国旗挂上旗杆，伴随一声

学校里的国庆老师们

聂难



我校始建于1927年，坐落在老城区巷弄间，青砖红瓦的教学楼历经近百年风雨，墙面上的斑驳藏着师生的岁月故事，也见证着教育精神的传承。

从民国时仅有两排旧平房，几十个布衫学子的城区学堂，到如今拥有现代化教学楼，设备齐全的实验室，崭新塑胶操场的市级重点学校，一代代园丁在这里洒下汗水。其中三位名叫“国庆”的老师，一生坚守三尺讲台，书写了动人的教育篇章。

每年国庆节前夕，学校“薪火相传”主题活动中，三位国庆老师的事迹总被反复提起。老教师讲得动情，新教师听得认真，学生们睁着好奇的眼睛，三位“国庆”老师就像老教室窗外的百年大树，深深扎根在师生心中。

陈国庆老师

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首批语文教师，也是我的启蒙老师。1950年，22岁的他放弃更好的工作机会，背着铺盖卷，穿过老城区石板路，来到这所仍显简陋的学校。

那时校舍是砖瓦房，雨天屋顶偶尔漏雨，黑板是墨汁刷的木板，粉笔写来常字迹模糊。冬天没有暖气，寒风从老旧木窗缝钻进来，师生以煤炉取暖，双手冻红、指尖裂口，却没耽误一堂课。

有年冬天大雪封路，老城区街巷积满冰雪。陈老师惦记住在巷尾的学生王建国，这孩子学习刻苦，却因父母工作忙经常缺课。天还没亮，陈国庆老师就端着热馒头，背着课本出发，在雪地里走了近一小时，棉鞋沾满雪水。

一身风雪出现在王建国家门口时，孩子母亲握着他冻僵的手，热泪盈眶，连忙倒热水暖手。那节课，在王家小书桌前，陈国庆老师就着台灯，一字一句补完语文课，连标点都没落下。

陈老师教语文有诀窍，总说“语文要接地气，从生活里学”。春天带学生逛老城街心花园，教大家用文字记录花香美景；秋天领学生去城郊果园，在树下讲古诗里的田园风光。

陈老师批改作业细致，每篇作文都有密密麻麻的红字批注。退休之际，他把珍藏几十年的教学笔记和旧书捐给学校，扉页写着：“教育是良心活，要对得起每一个托付孩子的家庭。”

我们的节日·中秋节

月光落满屋檐

崔向珍

圆月初升，映红一溪秋水的时候，我正坐在村南的庄稼地里，坐在铺着麻袋片的豆棵堆上，等着父亲和哥哥回家。

八月十五的月亮红彤彤的，如果不是在这清涼的秋夜，我真要把它当作初升的大太阳了。红月亮照着红红的高粱穗子，照着金黄的豆田，照着小溪对面的绿树红瓦，照着村子上空的缕缕炊烟，那么好看，那么温暖。

收割后的田地里，怕冷的蟋蟀躲在厚厚的豆叶下面，低一声高一声地叫。几只精灵似的小野兔，弹动着长长的后腿，嗖地窜进西边的旱沟去了。

月亮越升越高，星星越来越淡，一阵风来，泼我一身凉凉的月光。我急忙缩一缩脖子，把麻袋片裹在身上，跑到溪岸边，准备迎接父亲和哥哥回来。

吱吱扭扭的独轮车，伴着父亲和哥哥的笑声，越来越近了。我踮着白花花月光，几步就跑到了小桥上。最后一趟了，把今天收的豆棵都运回家，就能过八月节啦。

八月节年年都过，可今年不一样。这是舅舅们承包苹果园后的第一个八月节，也是哥哥去城里读重点高中后的第一个八月节。去黄



总觉得中秋的月是有声音的，不是惊雷般的轰鸣，也不是溪流般的喧哗，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轻响，要等暮色漫过窗棂，心也静下来，才能听见。

暮色初临时，月还只在东边天角露着半张脸，清辉像才化开银霜，轻轻漫过老墙。最先听见的，是月光落在旧木窗的声息——“嗒”，极轻的一下，像指尖碰落了案头的书笺。

抬头看时，窗棂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，落在青砖地上，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带着桂树的香气，把影子吹得晃了晃，“沙沙”声里，竟像是月光在跟老窗说话。

院里的那口老井，也被月光浸成了银色，井绳垂在水面上，偶尔“哎呀”晃一下，溅起的水珠“叮咚”落回井里，把满井月色搅得细碎，倒让这声响里多了几分古意。

等月升到中天，清辉便铺天盖地落下来，漫过屋顶的青瓦，漫过院角的竹丛，也漫过墙

月饼渣落在谁身边

种衍洋

农历八月初二，我踏上去往重庆万州的路。儿子在万州安了家，视频里孙女举着半个万州橘柚喊：“爷爷快来！”这个中秋节，自然要在飘着烤鱼香的江边城过了。

算起来，上一次在外过中秋，已是三十七年前的事。那时我在大西北当兵，三年中秋，都是和战友们在营区操场守着月光过的。部队的中秋从不清冷，连里的许志海从家里带了一把吉他，弹着优美的《十五的月亮》；文书陈晓波把家书折成纸船，在月光下摆了一整排。

让全连从下午就惦记的，是炊事班那口大铁锅。傍晚时分，辣香裹着油香从伙房飘出来，绕着营区的白杨树转，勾得人频频往那边望。掌勺的炊事班班长是重庆彭水人，那些烧得红亮，连汤汁都能泡三碗饭的红烧肉，麻得舌尖颤抖却停不下筷子的水煮鱼，都是带着山城烟火气的川味。

这与川味的缘分，竟悄悄缠了半生。儿子



火焰般的太阳，慢慢向西山隐去，未尽的光辉，射出千万条金丝，织成了满天彩霞，笼罩着蓬门茅舍，穿过了绿柳垂杨，停止在破壁残垣。各家的烟突上，飘起了缕缕炊烟，被微风送上天际，和暮霭相接，交织成了夜的前奏。

阵阵归鸟，投到村后茂林；群群鸡鸭，躲进矮房棚棚；三三两两的牧童，骑着牛背，嘴里唱着牧歌，慢慢走进了村庄。田野间的农夫，也把一天的劳作扎上了口，整理了耒耜，担起了肥桶，黧黑的脸庞，露出丝微笑容，在夕阳余晖中，也渐渐隐入荒村。

暮色渐渐深了，由苍白至于灰暗，大地上的一切，也随之而模糊下去。习习的凉风，吹去了地面的燥热，娇娇的月儿，在地平线上升起来，躲在树林中间，含羞似的还不肯透出全身。婆娑树影，铺满了广场；明暗的流萤，来往于水面柳阴；稀疏的星星，闪烁着光耀，好像在

河南边拾秋的母亲，捎回来一袋子苹果，舅舅们种的苹果。哥哥从城里带回来一盒五仁月饼，更重要的是，哥哥给我带回来的一本旧书。

成熟的豆荚尖利，扎得手掌生疼，疼就疼吧。我着急忙慌地装车，一颗心早就飞到了家里。装好车，父亲推着，哥哥拉着，我拔腿向着家的方向奔去，任凭脚底下尘土飞扬。

我们家的院子很大，院子里堆着小山似的豆棵和玉米秸。母亲正在屋里的灶台边忙活晚饭，我喊了一声娘，洗干净双手，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，又把母亲早就洗好的小枣和苹果摆在桌子上。红得发紫的小枣，是院子南边的两棵枣树上结的。金黄色纵横着红条纹的嘎啦果，是黄河南边舅舅们种的。

我刚把东西摆好，父亲和哥哥到家了。我们一起把豆棵卸下来，哥哥洗了手，在炕梢席子下面把书拿出来递给我，嘱咐我好好看，别折角卷页。我一迭连声地答应着，急不可待地把书捧在手里。

鲁迅的这本《呐喊》，我跟哥哥絮叨很多次了，在这个八月节终于如愿以偿。孔乙己、狂人、阿Q这些人物，我当时是不能完全看懂的，但是对于《社戏》的情节，我非常喜欢，特别是

时光褶皱里的轻响

聂桢

角那架老葡萄。叶早有些黄了，月光落下，风一吹，叶子“哗啦”翻卷，露出暗处的白霜，像月光抖落了一身的银粉。

最妙的是听月光落在桂花——细碎的花瓣让月光压得微微下垂，风过处，“簌簌”地落，每一片花瓣坠地的声响，都裹着清甜的香气，像月光在轻声哼唱。偶尔有熟透的石榴从枝上坠下，“咚”地砸在草堆里，惊飞了栖在枝杈间的夜鸟，翅膀“扑棱”着掠过月光，倒让这静夜里多了几分生动。

案头那盏旧瓷灯，芯里裹着月光轻轻跳动，“噼啪”一声脆响，是灯花落在灯盏边，满室月色都沉醉了。檐下挂着的风干玉米，被月光浸得发亮，风过时“哗啦”轻响，在跟着月光的节奏轻轻摇晃。

倘若遇到中秋有雨，那月的声音便更添了几分柔润。细的雨丝，裹着月光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院中的石桌，“沙沙”声里带着凉。石桌上还有下午吃剩的月饼碎屑，雨丝打上去，碎屑绵软着，偶尔“啪”地一声，融进了雨。

远处的巷子里，有归人撑伞走过，木屐踩在青石板上，“噔噔”声穿过雨幕，混着月光的



阿发他们和迅哥儿一起偷罗汉豆，在白蓬的航船上煮熟了来吃，我看得津津有味。

恰巧母亲那晚也煮了青豆，月光又比起庄外的月光更皎洁，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有青豆吃，有小枣吃，有苹果吃，还有父亲买的四个月饼，还有哥哥带回来的四个月饼。八个月饼七口人，每个人都能自己享用一个月饼了，而不是以前的半个。

我咬一口月饼，啃一口苹果，鼓着两个腮帮子，幸福地抬起头来，正好看见我家落满月光的屋檐。那晚的月光是很懂我心思的，给破旧的屋檐镀上了一层亮闪闪的银光。屋檐下的牵牛花，藤叶也像极了童话里的仙草，在干净的月色里随风飘摇。

在那个月光落满屋檐的八月节，我第一次吃了苹果，第一次吃了整整一个月饼，第一次看到了《呐喊》里的《社戏》。爬到炕上睡觉的时候，一夜的甜梦里都是妩媚的月光。 ■粤梅 摄影

清辉，像从旧时光里传来的。屋檐下的铜铃被雨打湿了，风一吹，“叮叮”声里裹着潮气，同雨声叠在一起，倒让这中秋夜多了几分缠绵。

夜深时，人声渐歇，月的声音便愈发清晰。邻人家的孩子早已睡熟，偶尔几声梦呓，“嘻嘻”的笑声混着月光，从窗缝里飘进来，带着大地的天真。不远的石桥上，偶有晚归的人在说话，声调不高，裹着月光的软，断断续续飘过来，分不清楚的是家常，还是思念。

最难忘的，是祖母留下的那把蒲扇，放在竹椅上，在月光里泛着旧光，风一吹，蒲扇“哗啦”晃了晃，像祖母还坐在椅上，用蒲扇轻轻摇着月光，絮絮地说着往年的中秋。

听着听着，便觉这月的声音里藏着太多东西——有童年时的欢笑，有祖母手中的温度，也有远方亲友的牵挂。它不像春日声音那般稚嫩，也不似夏日的声音那般热烈，却有时光沉淀的温柔，藏在人间烟火里的深情。

原来听月听的从来不是月，是月光里藏着的光阴，是岁月里裹着的情怀。当月光漫过衣襟，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温暖，便悄悄住进了心里，成了中秋最柔软的念想。 ■毛毛 摄影



种子，落在哪个城市，就把家的暖扎在哪儿。就像我跟着儿子的脚步，在这座有牛班长的麻辣味、有战友的笑声、有孙女闹声的江边小城过中秋，连风里都比老家多了几分热闹的甜。

窗外的月亮升起来，清辉照着餐桌上的月饼盒，也照着孙女刚掉在桌布上的月饼渣。我指尖碰了碰那点渣子，忽然想起，在部队把省下来的月饼分给战友时，渣子落在军裤上，沾着洗不掉的麻辣豆腐的油渍香。

那时的月光照在营区的白杨树上，如今的月光落在孙女的小发辮上——原来团圆不是固定的地方，是月饼渣落在谁身边，是心里牵挂的人，刚好在眼前。

■李昊天 李海波 摄影

流年

曾经夏晚的小村

谢华

对人颌首；迢迢的银河，斜挂在东天，时有一二颗流星，掠过黛蓝的天际，现出丝丝的银缕。

晚饭后的小村，又现了生气。凉风赶去了日间的酷热，夕露润湿了地面的烦燥；整日像在蒸笼里蒸着的劳农，得到了这凉爽的晚风，自然格外的舒适。浴罢，三五成群聚拢在广场上，或坐或卧，互相递着旱烟管，桌子上堆着瓜果，不分你我地嚼着，天南地北随便扯淡。没有丝毫虚伪，没有争名夺利、损人利己的丑行，

只望天公作美，田稻常丰稔，饱食暖衣，乐生途死，便心满意足，绝不再作别种的妄想。

村里的孩子，夏晚更显出活泼天真，赤了身体，至多也不过围一块方布，手里执了把团扇，嘴里哼着“月儿高高，月儿遥遥，月儿真好”的月谣。见了流萤飞过，又忙着“萤火虫，夜夜红，亲娘打浆糊灯笼”地乱唱着，高举着手里的扇子，来回赶着飞萤，非把它扑下来不可。

月儿渐渐升到半空，银河也由东方而移到正中，游兴方罢的孩子，这时已失去了活跃，倦眼惺忪地颓倒在慈母的怀里。场院上的人们，也觉得夜已深了，各自收拾了板凳，走进各人昏暗的寢室去，寻梦中的乐趣。

人间的一切嘈杂，又归入了寂静，只有柳阴水面的点点流萤，和那天际的月儿疏星映辉着。青禾田中的青蛙，发出呱呱的粗声，绿草坪里的草虫，扬出唧唧的细韵，来冲破这沉静的空气。